金匱要略編注

張仲景金匱要畧卷二

檇李沈明宗目南甫編註

痓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痓、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痓、

此以風寒二證辨定剛柔二痓也、痓病由於太陽受寒、[illegible]濕邪、或傷風受濕而變爲痓、故提太陽發熱無汗反惡寒之寒傷營證爲剛痓、發熱汗出不惡寒之風傷衛證爲柔痓、然未具低頭視下脊强反折仲景遂爲痓者何也蓋欲明其無汗惡寒

營實爲剛痓之始、有汗不惡寒、衞虛爲柔痓之先、故揭此二條著其要領也、

太陽病發熱脉沈而細者、名曰痓、爲難治、

此明痓病必挾濕也、太陽病發熱、即寒傷營分、而脉沈細、不見下利手足逆冷、是非裏寒外熱之比、乃太陰濕盛淫於太陽、凝滯氣血經筋、將來背反張、硬或低頭視下、發如癇狀、勢必即至、所以未兆之先、直斷爲痓、此太陽而見太陰賊尅之脉、故曰難治、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强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

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痓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卽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脉如蛇○暴腹脹大者、為欲解、其脉如故、反伏弦者、痓○夫痓脉按之緊而弦、直上下行、脉經云痓家其脉伏堅直上下

此言治痓不可大汗也、寒濕滯於太陽經筋、格陽於上、身熱而足寒、太陽經脉受邪、則頸項強急、寒濕居下、陽不下達、足寒而頭熱、太陽而兼陽明、發面目赤、而卒口噤、太陽與督脉、風為主病、獨頭動搖、背反張、而為痓病、蓋痓乃經筋陽虛而受陰濕、治之不可大發其汗、汗則氣傷而邪反不去、寒濕

相得、反爲留連、致表益虛、而惡寒甚、陽傷濕盛、則
脉堅勁動、猶如蛇、乃營掙紐奔迫之狀也、○暴腹
脹大者、似乎邪傳太陰、暴煩自利、欲解之徵、若其
脉仍如故、而反伏弦、要知汗傷其陽、邪氣內傳、而
爲太陰痙矣、○太陽經筋、原挾督脉而行、筋受寒
濕、脉緊弦而强直上下、經謂督脉爲病、脊强反折、
正指此痓而言也、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夫風病下之則痓、復發
汗必拘急、○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以上三條、乃明他病汗下不當則變痓也、太陽病、是

當發汗散邪、然過汗、則傷津液氣血、經筋無養、筋枯攣縮、則爲痓矣○風病下之、則傷陰血、血不濡筋、以故作痓、復發其汗、又傷陽氣、以致陰陽津液俱傷、不能榮養筋脉、勢必拘急而爲痓也、○瘡家營血素虧、若發其汗、更傷血液、筋脉無養、則成痓矣、以上、以治他病汗下之後而變痓者、務必參明此意、施治則善、

痓病有灸瘡難治

此有灸瘡致痓也、灸瘡乃用艾火燃之、百脉灵通、經穴疏暢、血氣因膿而虧、汗吐下三法、皆不能施、

故曰難治、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脉反沈遲、此爲痓、括蔞桂枝湯主之、

此出柔痓之方也、太陽證備、身體强、故爲痓病、几几然者、如短翼之鳥、欲飛而不能飛之狀、是兼陽明矣、然風少濕多、侵於肌肉、以致脉沈濕鬱氣滯、脉則遲矣、若以太陽較之、其脉當浮、此得太陰濕脉、故脉反沈遲、此之沈遲、必然有力、非虛寒軟弱之比、故爲病痓、然雖不言有汗之柔痓、此用桂枝湯和營衛、而解太陽衛分之邪、括蔞能清胸膈之

熱不出有汗風傷衛之大法可以意會

括蔞桂枝湯方

括蔞根二兩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六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痙葛根湯主之

此出剛痙之方也太陽病無汗是同寒傷營證但濕鬱膀胱氣化不行故小便反少邪入陽明則氣

上衝胸而口噤不得語故曰欲作剛痙此太陽而兼陽明經腑大筋受邪所以無汗故用桂枝湯和營衛加葛根麻黃汗解太陽陽明兩經寒濕之邪也

葛根湯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痙為病胸滿口噤臥不着席脚攣急必介齒可與大

承氣湯、

此太陽陽明之痙也、太陽之邪內入、爲胸滿、並侵陽明經筋、則口噤、臥不着蓆、腳攣急者、太陽角弓反張之變辭、介齒者、陽明口噤之變辭也、此太陽陽明兩經合爲痙病、故曰可與大承氣、催疏陽明之邪耳、尚論謂太陽之邪、並兼陽明、其勢非緩法能解、用大承氣使太陽陽明之邪、盡從中土而出、蓋太承氣由胸至胃腸、而陽明邪去勢如奔馬、若太陽之邪、來必盡由中土而出、表反內入、不爲害乎、詳仲景是欲狹小其制、惟疏陽明之邪、故用胃

與亦商酌之意讀者詳之

大承氣湯

大黃四兩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實五枚炙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論曰痙乃強直之貌始因太陽感受風寒更兼濕邪粘着經筋故爲痙病經謂諸痙項強皆屬於濕也然寒濕相合爲剛痙風濕相合爲柔痙但發於太陰濕令膀胱受邪而有六經傳變虛實寒熱多

少之分耳如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而病痓者乃血虛受風成痓後人更名產後驚風失其旨矣本論首條發明無汗爲剛有汗爲柔以太陽發熱而脉沈細是兼太陰寒濕土來尅水故爲難治三條出其痓證之備又戒發汗而傷其陽又論太陽病發汗過多者風病下之者瘡家身疼者痓病有灸瘡者乃他證之戒是非遂爲痓矣以括蔞桂枝葛根二湯發明表證虛實之治而傳數論證使人做此消息活法治之有竹葉湯加附子以治產後頸項强乃陽虛濕盛之痓大承氣湯或見內實

原有疏解、非爲攻下而設、示此諸法、明其大綱、而令人觸類旁通、以虛實寒熱臨證化裁、爲尚、勿以三方定治三痙之法爲盡耳、蓋方中行傷寒條辨、謂小兒角弓反張、手足抽搐、後世兒科、捻名驚風謬治、謂非驚風、亦爲痙病、余詳此乃少陰少陽客氣所至、爲驚、爲瘛、感冒熱邪所致、實非驚風、並非痙病、故詳及之、

再按本論以太陽病、有汗表虛爲柔痙、無汗表實爲剛痙、是以虛實而定剛柔、其辨最切、後人妄以角弓反張爲剛、低頭視下爲柔、謬之甚矣、經謂陽

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乃指胸背而言也、痓不知太陽經筋、行身之背、挾脊並督脉上行巔頂、寒濕侵入大筋、故顯軟短拘急而爲角弓反張、無汗故爲剛痓、而有汗則爲柔矣、陽明經筋、行身之前、故低頭視下、肘膝相搆、若有汗爲柔、而無汗則爲剛矣、及至傳進三陰經脉、皆行於裏、但見拘急曲膝相搆、俛而不仰、並無角弓反張之勢、豈不爲痓乎、然剛柔誠因表之虛實汗之有無爲斷、若以俯仰辨之、即如少陽經絡行身之側、一手一足斜視搐搦、而無俯仰、以何辨别剛柔、讀者詳之

濕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也、

此槪言傷濕之病也、經云濕淫所勝、太陽受邪、流於關節肌表之間、血凝氣滯、則一身盡疼發熱、邪正鬱遏、化爲濕熱、熱蒸騰發越於肌肉皮膚之間、故顯爲黃、然濕爲陰邪、以陰從陰、感於血分、身色猶如熏黃、若風邪入於陽明衛分、黃如橘子色矣、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脉沈而細者、此名中濕、亦曰濕痺、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此中濕表裏並言也、濕淫所勝、流於太陽關節、盤

氣不和、則關節疼痛、陽鬱不伸、故發煩也、蓋濕傷陰土、脾陽氣滯、脉當沈細、則爲中濕、若胃家陽土受邪、發熱、脉緩浮大、迺爲傷濕矣、然濕傷於營、粘着不移、故曰濕痺、膀胱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邪流大腸、則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使周身之濕、自從小便而出、乃濕淫於內之正治也、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脉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納藥鼻中則愈、

此濕淫於上、與濕從下受不同也、濕邪感於太陽、

與肺氣相合氣鬱於表、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也、邪居於表、故脉大自能飲食者、腹中和而無病、當責病在頭中寒濕、寒濕者、以濕屬陰故也、蓋鼻爲肺竅、肺氣受濕則鼻塞、故當納藥鼻中、搐去黃水、俾肺氣通調、大氣一轉、肌腠開而濕痺解矣、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愼不可以火攻之、

此傷濕之方也、寒濕居表、營實陽鬱、故無汗而身煩疼、須得微汗則解、所以麻黃湯加白朮、取微微

似汗則表濕俱去朮得麻黃燥濕安土之功更捷若以火攻必致大汗淋漓陽脫邪陷爲患不淺故當戒之

麻黃加朮湯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白朮四兩　杏仁七十箇去皮尖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覆被向火若下之蚤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

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此言表濕誤下、邪陷之變也、濕淫所勝、痺着太陽身背、則強鬱遏陽氣、不得下達、氣反上蒸、故頭汗出、若太陽病不發熱、背強欲得覆被向火、乃屬衛虛濕盛、則當溫經散邪爲正、此不溫經而反下之、濕邪乘虛陷入胸間、則噦而胸滿、與結胸痞氣頗同、胸邪拒格、肺不通調、故小便不利、熱蒸津液膩滯於舌、則舌上如胎、實非胎也、下則傷陰、陰傷則火盛於下、爲丹田有熱、邪陷於胸、爲胸上有寒、寒即濕也、邪格陽氣在上、燥爍津液、則渴欲得飲而

濕痞胸中制燥故不能飲但口燥煩也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此濕家誤下致死也中濕之人內陽必虛濕邪在表但欲微微似汗而散經謂濕淫所勝治以苦熱佐以酸淡燥泄濕邪內經之正法也誤以峻劑下之徒傷脾腎之氣陽從上脫則額上汗出而喘陰從下脫則二便滑利不止故皆主死

論曰金匱方論六條以濕淫所勝膀胱受邪顯一身盡疼發熱身如薰黃乃邪正鬱蒸之證也關節

疼痛而煩者、太陽表邪而兼太陰裏證、背彊欲得覆被向火者、陽虛濕盛、爲寒濕而兼誤治之變、然邪從外入、須從外出、故用麻黃加朮湯開腠通陽燥濕、而爲治病之常、若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非傷太陽、乃濕傷於上、故納藥鼻中、取嚏散邪、因病變法、亦變矣、蓋濕邪傳裏、經有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若濕熱爲病、當易苦寒、是爲正法、不似傷寒直施攻下、致傷中氣、輕變則爲胸上有寒、丹田有熱、重則上焦陽脫、額上汗出微喘、下焦陽脫、則前後二便自利、故皆主死、此乃

仲景欲人以表裏寒熱虛實脉證常變之法臨證化裁處方爲治病之權衡非僅麻黃等湯遂爲一定之法也

風濕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此風濕兩傷表實之方也風傷於衛濕傷於營邪在太陽陽明兩經營衛之間濕則一身盡疼風則發熱經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然濕多

風少侵於肌肉內連胃腑故日晡申酉陽明王時則劇蓋汗乃屬濕汗出未乾當風取冷風汗乘虛侵入風濕合而成之故曰汗出當風久傷取冷所致但無汗爲表實用麻黃開腠通陽以驅營中之邪甘草和中薏苡淡燥陽明風濕而健脾奠土杏仁以通肺氣則二經風濕無不解矣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麻黃五錢　杏仁十箇去皮尖　薏苡五錢　甘草一兩炙

右剉每服四錢七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避風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此治風濕表實不可大汗也、風濕傷於營衛之間、邪正相搏、一身盡疼發熱、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濕陰過盛、陽虛不當發汗、而大發其汗、更傷其陽、風性輕揚易去、濕邪重濁留滯、故不愈、邪欲治風濕者、但貴微微似汗、風濕俱去、若汗過多、反致病劇矣、

風濕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巳黃芪湯主之、

此風濕表虛之方也、脉浮爲風邪在衛、身重爲濕氣在營、風多於經、表虛不固、汗出惡風、然衛虛不可再汗、所以甘朮去濕安中、黃芪實表散邪、惟伏防巳善驅風濕、固護衛氣之中、畧具驅邪之一面耳、

防巳黃芪湯

防巳一兩　黃芪一兩　甘草炙五錢　白朮七錢五分

右剉、每抄五錢匕、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温服、

喘者、加麻黃五錢、　胃中不和

者加芍藥三分　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　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　服後當如蟲行皮膚中從腰下如氷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有微汗差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陽虛邪盛之證也風濕傷於營衛流於關節經絡之間邪正相搏骨節疼煩掣痛陰血凝滯陽氣不能輕蹻故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也衛陽虛不

汗出裏氣不足則短氣而小便不利表陽虛而惡風不欲去衣陽傷氣滯故身微腫然表裏陰陽並虛邪實故用甘术附子助陽健脾除濕固護而防汗脫桂枝宣行營衛兼去其風乃補中有發不驟邪而風濕自除蓋風濕證須識無熱自汗便是陽氣大虛當先固陽爲主

甘草附子湯

甘草二兩炙 附子二枚炮 白术二兩 桂枝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合恐一

升多者、服六七合爲佳、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骨節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如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此傷寒未解、重感風濕之邪也、傷寒八九日、肌表已虛、外邪易襲、重感風濕、營衛不和、故身體疼煩、陽虛不能輕蹻、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者、裏無病而證在表、脉見浮虛濇者、因先發汗而傷陽氣、重襲風濕痺着三陽、故以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和營衛而去表風、加附子行陽逐濕、以開風濕之痺、

若中虛邪陷、逼迫津液、偏滲前陰、不潤腸間、則大便堅、小便自利、所以去走表之桂枝、加白朮安中而生營血津液、滋潤腸間之燥耳、

桂枝附子湯

桂枝四兩去皮　附子三枚炮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

白朮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一兩半切　大棗六枚擘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二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論曰、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可謂邪之繁也、病之盛也、金匱更拈風濕二邪合病、誠補內經之未發、蓋風傷於衛、濕傷於營、營衛兩傷、在表則一身盡疼、發熱、內連陽明肌肉、日晡則劇、若流關節、風濕相合、而爲歷節矣、然風濕一證、須分濕多風少、無汗而爲表實、風多濕少、脉浮身重、汗出而爲表虛、以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通陽暴濕、而

治表實、防已黃芪湯、固腠散邪而治表虛、此乃表證虛實之常也、若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痛劇、汗出短氣、乃濕陰邪盛、內外陽虛、與前常法不同、以甘草附子湯、固護眞陽而防陽脫、更有傷寒表未全解、重感風濕、亦因陽微氣弱、營衞不充、故以桂枝附子湯、行陽勝濕、調中而祛表邪、此與內外陽虛、又不同矣、然風濕發汗、與傷寒發汗亦殊、風性輕揚、濕邪粘滯、但欲微汗則除、不然風去濕存、病變增劇、仲景欲人以營衞陰陽表裏虛實處方、但以四方爲立方之法則、可不可以爲治風

濕之常技也、

暍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言正暑病也邪之傷人無有不從皮毛而入故曰太陽中熱但汗出惡寒身熱似乎太陽感冒而太陽風寒必無作渴之理此無形暑熱傷於皮毛內應於心心氣熱而汗出肺氣受傷則惡寒邪居氣分故身熱而渴即動而得之爲中暑此暑乘肺金以白虎湯清金養胃生津止渴暑自清矣

白虎加人參湯

知母六兩　石膏一觔碎綿裹　甘草二兩炙

粳米　人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此暑月陰濕鬱遏肌表、外寒裏暑合病也、經云、巨

陽主氣而先受邪凡屬外感皆從太陽而入故曰
太陽中暍此由避暑納涼陰濕外束暑伏於內表
見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而兼濕滯故脉弦細或芤
遲而虛也夫小便必得膀胱氣化則出故小便時
而氣化下行皮毛失其護衛故小便已洒洒毛聳
手足逆冷若小有勞擾動內暑發越於外而身即
熱蓋腎主骨齒乃骨之餘暑傷腎水不能上制心
火爍乾口齒故口開前板齒燥夏月陽氣疎洩膀
胱氣虛受邪設發其汗更傷其陽則惡寒甚若溫
鍼反助內暑故發熱甚而下則傷陰陰水耗而小

便則淋。此即靜而得之。內外合邪。表同外感。當以辛凉解表。甘寒清裏。即後人所用香茹飲之類。不似傷寒而用甘熱發表。故汗下温鍼在所必戒耳。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此傷暑之時。非傷暑邪也。太陽氣虛則受水邪。陽氣抑鬱。身熱疼重。而脉微弱。以故汗法難施。惟宜瓜蒂湯湧吐其邪。俾胸中大氣一轉。膀胱與肺氣開泄。通調水濕。自從汗便兩解。乃精義入神之妙法也。

一物瓜蒂湯

瓜蒂二十箇

右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論曰經謂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傷於表也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者傷於裏也後夏至日爲病暑者時令暑病之常也本論謂中暍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暑傷元氣之正病以白虎湯益氣清金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疼痛其脉弦細芤遲者內暑而兼陰濕之變也身熱疼重而脉微弱夏月傷水者乃傷暑之時非傷暑之邪以瓜蒂湯

乃病變法亦變矣故治暑病須合內經金匱常變之法則備

霍亂

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此言吐而瀉利謂之霍亂也內積痰飲飲食或挾外邪內外合邪爲病前人列於傷寒論中今移於此然霍亂雖因外邪却在夏末秋初四時間或有之實因內蓄積飲傷食而受風寒肝脾不和陡然上吐下瀉故爲霍亂下條頭疼發熱乃兼表邪也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

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此言霍亂而帶表證也、發熱頭痛、身疼惡寒者、外感風寒表證、風寒乘胃而夾痰飲食積、鬱遏正氣、不得宣行、陡然上吐下瀉、謂之霍亂、若吐利已止、復更發熱、乃裏氣和而表邪未解、當從傷寒解表之法、或無表證、但有腹痛吐利、此爲小邪入裏、當以和裏爲主、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五苓散方見痰飲

此言霍亂須分寒熱而治也、頭痛發熱身疼痛者、

風寒傷於表也、外風而挾內熱食痰、以致吐利、必欲飲水、當以五苓兩解表裏、使邪從汗出、裏邪自從小便而去、不欲飲水者、寒多無熱、胃陽氣虛、當以理中丸溫中散寒爲主、此以表裏寒熱辨證治病、則霍亂一證畢矣、

理中丸

人參 甘草炙 白朮 乾薑已上各三兩

右四味、搗篩爲末、蜜和丸、如鷄子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

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加減法

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渴欲飲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汗勿發揭衣被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方見少陰

張仲景金匱要畧卷三

檇李沈明宗目南甫編註

百合

論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愈、若溺時頭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時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

二十日或一月後見者、各隨證治之、
蓋詳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乃人身五臟六腑十二經絡、皆致其病、然雖臟腑百脈皆病、終不離乎肺主氣、心主血、心營肺衛受邪也、夫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晝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邪氣隨其營衛流行經脈臟腑、朝會氣口、以故見證不一、爲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若邪氣淫於胸中、連及上脘、則意欲食、復不能食、走於肝腎、故常默默、傳入太陰脾胃、故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邪去於胃、飲食或有美時、壅抑胃氣不伸、則不欲聞食

臭時熱流於腎故如寒無寒虛邪鬱抑心包三焦故如熱無熱轉於胆腑則生口苦流於膀胱並入小腸故小便赤然藥入此臟而邪徃彼臟藥力不能追病所以諸藥不能治反傷胃氣得藥則劇胃中營衛之氣不和吐利如有神靈外無表熱身形如和脉微數者數為陰虛微屬氣弱要知邪正氣血皆虛纏綿為病矣以上諸證非一日盡現是數十日移易而見證若始起於肺遺與膀胱則子母之氣合病然膀胱之氣下達則溺而溺時邪鬱於巔不能下達故每溺時頭痛然膀胱太陽屬寒水

之經當以地六成之之數定期則當六日氣更轉過一臟應當六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頭痛者六十日愈若邪氣積於肺之皮毛而溺時通泄肺氣故淅淅然因肺之經脈而不上頭故溺時頭不痛但洒洒然矣以地四生金之數應之四日氣更轉過一臟當行四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頭不痛而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邪鬱心包而木火通氣邪併於肝故作頭眩溺時則小腸之氣下通而心氣亦通故溺時快然以地二生火之數應期二日氣更轉過一經是當二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快然

者二十日愈、若不經前篇是勤為本病而預見或
始起如寒無寒、後見如熱無熱、故曰四五日而出
也、若治感冒六淫之病以汗吐下、虛其正氣、餘邪
藏伏營衛之中、故二十日上一月後見病、是當隨證
治之、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
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為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
此亦為逆、

此治百合病之要法也、邪正兩虛、微邪伏於營衛、
邪正流行而病、當分陰陽以施救治、陰陽者卽志

營肺衛之氣血也、病見於陰者、邪從陽分傳入於陰、必當先淸氣分之邪、使氣邪淸而不傳於陰陽氣和而旋運、陰邪不能粘滯、則邪解而病自愈、故曰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若邪在陽、則陽盛陰虛、當濟其陰、以和其陽、使邪自去而熱自退、故曰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設不以見陰和陽、見陽和陰、而見陽反攻其陰、復發其汗、見陰反攻其陽、而復下之、逆施倒行、誅伐無過、陰陽盡傷、故爲逆也、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此未病而預見之方也、不經吐下發汗而病形如

初乃始起病時就顯如寒無寒如熱無熱是因氣血素虛受邪以隨經脉流行臟腑而現諸證若拘證治證則藥至此而邪在於彼必無取効別不因吐下發汗而得是無偏陰偏陽之可責不必守其經證而治但和心營肺衛之病源俟源清則病自退故用百合味苦氣凉入肺以清氣熱生地黃入心補血而凉血熱同泉水補陰而抑陽使陰陽和而積熱並瘀血自從大便而去故曰當如漆也

百合地黃湯

百合七枚　生地黃汁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此病久不解變渴之方也一月不解邪火偏熾而鬱於胃消耗津液肺胃熱燥所以變渴邪氣不隨營衛流行痺着胃中又非百合病之常治矣病雖在胃始終百脉一宗而爲治法之綱故用百合漬水浴洗皮毛以清氣而統領之師而助清肅之令經行肺俾木火潮平諸證悉瘳食以煮餅而調

養其胃勿以鹽豉恐其引入血分故也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括蔞牡蠣散主之

此用洗方渴不差而出方也洗方乃獨調肺胃受邪此母病子亦病邪逆下焦腎與膀胱氣熱水鬱因氣鬱不舒而上熱不散故洗之而渴不差更用括蔞根清肺止渴而生腎水牡蠣收陰補腎又瀉膀胱之熱俾子母相生陰長陽消渴自止矣

括蔞牡蠣散

括蔞根　牡蠣熬等分

右爲細末、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此邪鬱肺氣爲病也、邪滯肺氣、壅逆不流、故變發熱、方用百合、獨瀉肺氣之熱、滑石甘涼、以利諸竅、使膀胱與肺、子母氣和、上通下達、便當微利、邪從膀胱而去、熱自除矣、

百合滑石散

百合一兩炙　滑石二兩

右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

除、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此下皆指二十日一月後、見病之方也、先因感冒六淫之病、發汗而傷肺胃津液、餘邪未徹、淫舍營衛之間、故成百合病也、然肺氣熱而腎水則虛、膀胱之氣亦熱、故用泉水同百合、養陰而清肺熱之源、同知母、以養腎水、而瀉膀胱之熱、清金生水、膀得通調、膀胱之氣、得化病則愈矣、

百合知母湯

百合　七枚　　知母　三兩

君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自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此下後變病之方也下傷腎與膀胱之陰邪陷膀胱邪正化而爲熱流行臟腑故致百合病也此即見於陰者當以陽法救之之證故用泉水同百合先清肺氣上源之熱而生腎水俾膀胱之熱亦清同百合代赭鎮逆養血而和營衛以滑石通陽而利諸竅邪從小便去矣

滑石代赭湯

百合七枚　滑石三兩碎綿裹　代赭石如彈丸大碎綿裹

右先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後合和重煎、分温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雞子湯主之、

此吐後變病之方也、吐傷胸胃之陽、津液亦傷、欲邪以隨衛氣流行而成百合病也、故用泉水同百合、滑清肺氣之熱、雞子黃同泉水清熱而補胸膈陽中之陰、俾陰陽和而邪自散、病則解、正謂病發

於陽、以陰法救之之證也、

百合雞子湯

百合七枚　雞子黃二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狐惑病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嗄、甘草瀉心湯

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此濕熱致病也狐惑者外感風邪而挾木火相合脾胃之間風濕相搏鬱蒸爲毒充斥流溢臟腑喉肛隨處鬱結腐化氣血爲蟲故曰蝕於喉陰上下等處然風濕相蒸身表發熱狀如傷寒邪入肝腎則默默欲眠而肝竅開於目肝熱上壅目不得閉邪乘於胃臥起不安蝕於喉者連及心肺所以爲惑謂熱淫如惑亂之氣感而生惑也蝕於陰者連於肝腎及肛所以爲狐謂柔害幽隱如狐性之陰

也邪氣流溢壅鬱於胃不欲飲食惡聞食臭蓄陽明經脉循面入目而肝主色肝風以挾心火乘入胃間循經上逆於面氣血不利或疎或滞則面自作赤作黑作白蝕於喉間連及肺氣閉而不通則聲嘎故用瀉心湯之芩連半夏專瀉風濕痰熱乾薑苦温散除脾陰之濕而爲嚮導以參朮甘棗健脾養胃使元氣不衰升降之機得轉則邪氣得瀉若蝕腎間陰水不能上供而咽乾者用苦參煎水外洗熏服以燥陰分之濕即殺虫去風之義也或蝕大腸肛門而用雄黄薰之亦取驅風燥濕殺虫

解毒之意耳、

甘草瀉心湯

甘草四兩炙　黃芩三兩　乾薑三兩　半夏半升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擘　人參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

服一升、日三服、

苦參湯

苦參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服、

雄黃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

病者、脉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初得之、汗出、三四

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背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此風濕內鬱爲病將成狐惑之機也脉數無熱微煩是表無熱而裏有熱矣風鬱肝腎之氣不升故默默但欲臥溢心則汗出然初得之時邪氣還在於上三四日風熱氣壅於目病在氣分則目赤如鳩眼至七八日邪氣深入營血壅滯不利故目四背黑若能食者風濕不乘於胃乃流於腸壅逆腸中血氣不利而成腸癰臟毒之類故謂膿已成用赤小豆去濕清熱而解毒排膿當歸活血養正以

畢血中之風、漿水屬陰、引歸豆入陰、畢邪為使、斯治風濕流於腸胃而設、非狐惑之方也、

赤豆當歸散

赤小豆三升浸令毛出曝乾　當歸十兩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陽毒陰毒

陽毒之為病、面赤班班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陽者、在天爲氣風暑火也、感於人身陽經氣分衛做風傷衛證、未經發散、傳至陽明多血多氣之腑、羈留日久、壅滯營衛不通、血氣大熱、機將熱腐、則發陽毒在於肌肉皮膚之間、故面赤斑斑如錦紋、陽火內逆上冲、而咽喉痛、邪熱蝕喉侵血、則唾膿血矣、然定五日可治者、五乃土數而爲一候、土氣衛和營衛未至廢敗、故爲可治、若經七日、陰機化滅、陽氣獨盛、致於自絶、故不可治、方用升麻鱉甲湯之升麻甘草、皆入陽明氣分、升散風熱之邪、雄黃以搜肝木諸臟之風、而和中解毒、然陽熱過盛、

必傷陰血、而發於陽者、當以陰法救之、故用當歸鱉甲、擅走肝經、滋陰活血、而宣風鬱、即爲氣通肝、血足風滅之義也、木火通氣、風鬱於中、勢必挾同相火上炎爲毒、故以蜀椒分導火熱下行、納歸其根、風邪則能上行、而從汗出解也、〇陰者天之殺氣、即寒濕燥也、感於人之陰經血脉、猶似寒傷營證、未經發散、邪正相搏、羈留日久、一身營血受傷凝濇不通、旋運之機不轉、營血大熱、機將熱羈、則肌肉面目皆青、身痛如被杖、而爲陰毒、熱毒上升無所發越、沖於咽喉、故痛也、至於五日一候、土氣

沖和營衛未至傷敗故爲可治若經七日陽氣鬱
極陰血殘敗不可治矣然陰毒者非陰寒之陰即
陰血受寒爲陰而血凝不散故成陰毒非關氣分
受風故去雄黃之燥不挾相火內炎故除蜀椒之
熱但用升麻甘草升散陽明血中之毒當歸鱉甲
養陰宣血和肝脾微汗出而毒自解矣後人不解
其義視爲陰寒直中變爲陰毒擬用霹靂散正陽
丹皆是未入仲景藩籬耳惟元時王安道辨非陰
寒直中可謂言直理正惜其又云天地惡毒異氣
混淆未明使後人無所措手近代徐註亦謂直中

陰寒、久而不解、爲毒、然陰寒直中、頃刻眞陽敗散
而死、豈待久而不解、結成陰毒者乎、若陰毒果屬
直中陰寒、仲景豈不知、驅陰救陽爲急、反於升麻
鱉甲湯中去雄黃之燥、蜀椒辛熱之理哉、試觀方
後云、服後老小再服、取汗、欲洩其毒、此意甚明、若
屬陽虛陰寒、豈有取汗而反傷其陽、註家不察立
言之意、故釋鄙語而辯之、

門生施學圃曰、少陰所至、爲瘍疹身熱、少陽所至、
爲嚔嘔瘡瘍、乃時令風熱化爲斑疹、非陽毒也、金
匱謂面赤斑斑如錦紋者、是感風寒、未經發散、凝

滯氣血外傷皮膚肌肉內潰臟腑營衛氣血生死立判謂之陽毒與內經不併故予表之

升麻鱉甲湯

升麻二兩　蜀椒一兩炒去汗　雄黃五錢研

甘草二兩　當歸一兩　鱉甲一手指大一片炙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陰毒去蜀椒雄黃

張仲景金匱要畧卷三終

張仲景金匱要畧卷四

檇李沈明宗月南甫編註

瘧

師曰、瘧脉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此以脉之遲數弦緊、而分表裏寒熱陰陽虛實、爲治瘧之綱也、瘧乃風寒各半兩傷營衛、邪正相搏、更盛更虛、故顯往來寒熱、而謂之瘧、然風氣通於肝、所以瘧脉自弦、或見遲數不弦、乃偏暑濕燥火

之邪不因風邪主病若弦而兼數乃陰虛陽盛則多熱弦而兼遲乃陽虛陰盛則多寒弦小緊者寒實之邪居於裏故下之差弦遲者風挾虛陽而寒實故可溫之弦緊者寒邪偏多而深居營分寒凝血實故可發汗或針灸浮大者風邪偏多衛分主病而淺風性輕揚上浮故可吐之弦數者風多而助木火謂之風發邪乘於胃消爍津液熱渴煩寃當以甘寒飲食而救胃中津液煩渴則止即蔗漿梨汁之類故曰消息止之

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

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

此卽經謂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洩、或有所用力、腠理開發、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謂之癉瘧、而肺素受熱、重感寒邪、內藏於心、心陽益盛、乘尅肺陰、爲陰氣孤絕邪偏陽火熾盛、爲陽氣獨發、肺受火刑、則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然陽氣獨發、乃微有洒淅惡寒、則肺熱挾併心火、齊轉發熱、如灼、卽熱多寒少、一九二八之分、故爲癉瘧、卽溫瘧、其脉如平、不弦是

也、邪氣藏心、心陽發病、肺邪不能復心爲寒、故但熱不寒、邪氣外舍分肉之間、所以消爍脫肉、蓋瘧病乃營衛兩受其邪、故顯往來寒熱、此偏於心肺氣分、邪多、故但熱不寒、而脈亦不弦也、

温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此温瘧、即前癉瘧而出方也、瘧乃營衛受邪、風寒相半、故往來寒熱、必見弦脈爲常、此偏肺素受熱、氣盛於身、陰氣先絕、陽氣獨發、邪熱偏客於心、不涉風木之病、故脈不弦而平、即內經火淫所勝、肺

氣受尅勝復之瘧也然陽旣獨發於心不入陰分則身亦無寒而但熱陽邪在表惟有骨節疼煩心火乘胃耗乾津液邪火上冲所以時嘔故用白虎湯養胃生津救肺加桂枝和營衞而驅偏表之邪俾金淸而生水以水制火則瘧自愈

白虎加桂枝湯

知母六兩　石膏一觔　甘草二兩炙　粳米二合

桂枝三兩去皮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一云右剉每五錢水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

服汗出愈、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此寒多熱少之方也、瘧多寒者、如三七二八之分也、瘧發必因衛邪入於營分則寒、營邪出衛則熱、此屬衛邪多而營邪少、衛邪拒格營邪、不得外出入衛為熱、故寒多而熱少、方用蜀漆散、和漿水吐其胸中拒格之邪、則營分之微邪、亦隨上出、一舉兩得、而蕩逐無餘、蓋蜀漆、乃常山苗也、常山善吐、此不用常山而用蜀漆者、取其苗性輕揚、以入重陽之界、引拔其邪、合之龍骨、鎮心寧神、蠲除伏氣、

本草謂雲母、甘平屬金、主肺、而肺金得補、則陰水自生、衛陽之邪不得入陰、反從上出、牡瘧愈矣、

蜀漆散

蜀漆洗去腥　雲母燒二日夜　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匕、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瘥、當云何、此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此明瘧母而出方也、天之寒邪賊風、感人虛經臟

腑、營衛兩受更盛更虛、證見往來寒熱、故爲瘧也、然瘧邪相搏必應天地之氣、虛實進退轉動病機、故月一日發者、發於黑晝月、月廓空時、氣之虛也、當候十五日、一氣來復、白晝月、月滿之時、天氣實而人氣復、邪氣退而病當愈、設不瘥、必候天氣再轉、故當月盡解、如其不瘥、又當云何、然月自虧而滿、陰已進而陽已退、自滿而虧、陽已長而陰已消、天地陰陽、運動進退、消長已過、病尚不愈、是屬營衛已虛、正氣不能敵邪外出、故不應天地之氣進退消長、邪反羈畱搏聚左右脇下、隱僻空處、相

瘀血成形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日久根深牢不可拔故曰急治方用鱉甲煎者以竈灰浸酒煮甲如膠其味鹹平專入肝經血分養陰而消癥瘕爲君小柴胡桂枝合大承氣三湯總去三陽表裏未結之邪爲臣但嫌甘草之緩枳實破氣直下故去之人參白朮阿膠以養氣血之正爲佐然外邪必假瘀血結爲癥瘕以四蟲合桃仁半夏消血化瘀凡成癥瘕正氣必結以烏扇葶藶宣導肺氣之結石葦瞿麥通利小便而滲氣分之濕乾薑以驅血中之寒丹皮紫葳能行血滯而清風化之熱爲使千

金方去赤硝鼠婦、加海藻大戟、醎能軟堅、破其堅壘化水尤善、

鱉甲煎丸

鱉甲十二分炙　烏扇三分燒即射干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熬　乾薑三分　大黃三分　芍藥五分
桂枝三分　葶藶一分熬　石韋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五分去心　瞿麥二分　紫葳三分即凌霄花　半夏一分
人參一分　䗪蟲五分熬　阿膠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煅竈下灰一斗、淸酒一斛五

斗浸灰侯酒盡一半着鱉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納諸藥煎爲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論曰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營氣之所舍也令人汗空疏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並居乃明營分受暑衛分受風或挾水寒而營衛兩受其邪更盛更虛陰陽相爭故爲瘧也然有衛分受風營分受寒或衛分受熱營分受濕皆顯症來寒熱但營衛兩受其邪瘧病之常而後人不察

經旨、但言上半日屬陽分、下半日屬陰分、遺其營衛兩受於邪之大陰陽不用營衛二分之藥、故治瘧病、不中式者多矣、又有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先寒而後熱也、有五臟六經之瘧、一日發二日發之瘧、內經悉備、所以金匱不復再陳、僅補脈之弦緊遲數、而辨風寒偏多偏少、證補陰氣孤絕之癉瘧、寒多之牡瘧、邪結之瘧母、乃內經未發之旨、故出白虎加桂枝湯、蜀漆散、鱉甲煎丸、欲人觀其立方之意、即偏多偏少、偏寒偏熱、與陰陽平半等瘧、即能觸處

成方矣

附外臺秘要三方

牡蠣湯治牡瘧

牡瘧卽仲景謂瘧多寒者是也因衞邪多而拒格營之微邪不出所以寒多熱少故以牡蠣收陰養正而截瘧甘草和中以麻黃取汗通陽而驅營分之邪蜀漆以吐上焦衞分之熱深得仲景之意故

附錄參考

牡蠣四兩　麻黃四兩去節　甘草二兩　蜀漆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

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柴胡去半夏加括蔞根湯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小柴胡湯陰陽表裏兩解之方也瘧乃營衛風寒兩受之證故用之而爲兩解余謂方中加芎歸以驅營分之邪尤妙若瘧病發渴者木火乘於胃中消耗津液故去半夏之燥加括蔞根清熱生津止渴則營衛和而瘧自愈勞瘧必因擾動營衛不和所致以此和之故亦治也

柴胡八兩　人參　黃芩　甘草各三兩

括蔞根四兩　生薑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薑湯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寒多微有熱、亦三七二八之分也、衛邪入營則寒、營邪相隨衛氣行陽則熱、此衛邪多而營邪少、衛實拒格營中微邪、不能外出與衛氣相爭為熱、故寒多微有熱、若衛邪過盛、營邪全不能出、但寒不熱耳、方用柴胡桂枝甘草、以驅衛分之邪、黃芩半

蔞括蔞根、清熱化痰而和裏氣、乾薑溫散營血之微寒、牡蠣以破堅壘而益真陰、俾汗出則衞邪自去瘧病以除、故服一劑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去皮 乾薑二兩 括蔞根四兩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炙 牡蠣二兩熬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張仲景金匱要略卷四 終

張仲景金匱要畧卷五

檇李沈明宗目南甫編註

中風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痺、脉微而數、中風使然、

此分中風與痺也、風之爲病、非傷於氣、即侵於血、故當半身不遂、但臂不遂者、邪氣入於肢節之間、故爲痺、痺者、邪氣閉塞經隧、氣血不通、較之中風、則又輕也、然脉微爲陽氣微而受風、數則風邪化而爲熱、此氣血虛而風客、故脉微而數、爲中風使

然、蓋微數之脈是血虛風熱之實、若見浮緩則為陽弱虛風矣、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

此營血素虛、寒風入中也、風中於表、則脈浮、冬時寒風中血、故寸口脈浮而緊、然寒風初入營血、故見脈緊為寒、久則風化為熱、則緩而不緊矣、血虛

受風、謂浮則爲虛、內挾於寒、故曰虛寒相摶、邪在
皮膚、言始中之淺也、血虛不能充滿經絡、爲絡脉
空虛、正氣不能送邪外出、所以賊邪不瀉、賊邪者、
即從所不勝來者之風也、或左血右氣之中、賊邪
纏綿不散而反爲緩、正氣日衰、故爲即急、正氣虛
處、引邪而進、閉塞經絡、營衛不利、則爲喎僻不遂、
喎僻者、邪犯陽明少陽經絡、口眼歪斜是也、不遂
者、半身手足不用也、遍身之絡、皆在肌肉皮膚之
間、風邪痹於絡脉、氣血不行、則爲不仁、覊持經氣
不能周行通暢、則重不勝、邪入於腑、堵塞胸間、神

機不能出入鑒照、則不識人、入於五臟、併奏於心、臟真不能旣灌於舌、舌即難言、風乘於胃、胃熱則緩、臟氣不攝、廉泉開而涎沫出矣、

寸口脉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營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入經、則身癢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此衛陽氣虛而招風中也、寸口脉遲者、真陽氣虛、陰寒氣盛、故曰遲則爲寒、正氣虛而受風、脉則緩而不緊、故曰緩則爲虛、然緩有二辨、若見亡血爲緩、在內氣虛不攝、則內病亡血、若見中風爲緩在

外乃陽虛衛弱而招風中、若營衛未致大虛、邪氣不能內入、持於經絡、風血相搏、風邪主病、則發身癢癮疹、邪機外出之徵、即風強而爲癮疹是矣、若心氣不足、正不禦邪、邪進而擾亂於胸、大氣不轉、津液化爲痰涎、則胸滿短氣、是心肺中風爲病也、蓋賊風內入、最怕入心、乗胃而成死證、所以本論並此二篇妙義、則思過半矣、

論曰、經謂四時風之爲病、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偏枯腦風、目風內風、漏風首風、腸風泄風、五臟六腑之風者、蓋因風性善行數變、

無所不至也、或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寒衰食飲、熱消肌肉、怢慄寒熱、月黃泣出、而爲大綱、須以靈素金匱互明脉證常變之法、使人觸類旁通治病、則妙用無窮、夫脉微而數、爲風脉之正、浮緊遲緩、爲風脉之變、浮爲血虛風入之正、緊爲血虛風入之變、遲乃眞陽不足之正、緩爲衛氣不充之變、然半身不遂、爲中風之正、但臂不遂、爲中風之變、曰皮膚絡脉左右緩急、喎僻不遂、皮膚不仁、即重不勝、即不識人、舌即難言、口吐涎沫、身痿癱疹、胸滿短氣諸證者、是欲後人悟明表裏陰陽、臟

腑氣血營衛虛實寒熱標本常變諸法而治中風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外臺治風

義

直侵肌肉臟腑故爲大風邪困於脾則四肢煩重陽氣虛而風未化熱則心中惡寒不足故用參朮茯苓健脾安土同乾薑溫中補氣以菊花防風能驅表裏之風芎歸宣血養血爲助桂枝導引諸藥而開痹着以礬石化痰除濕牡蠣收陰養正桔梗開提邪氣而使大氣得轉風邪得去黃芩專清風

化之熱、細辛祛風、而通心腎之氣、相交以爲引導

藥至周身經絡、爲使也、

侯氏黑散

菊花四十分　白朮十分　防風十分　桔梗八分

黃芩五分　細辛三分　乾薑三分　人參三分

茯苓三分　當歸三分　川芎三分　牡蠣三分

礬石三分　桂枝三分

右十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

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

止、即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即下矣、冷食自能

助藥力、

風引湯、除熱癱癇、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瘛瘲日數十發醫所不療除熱方外臺

熱。風而乘血虛中入、邪正相搏、木火互征、風化為熱、熱則心熱熾盛、血脈痺着、故成熱癱癇也、是以大黃、下徹心脾之熱、龍牡收攝、心腎相交、牡蠣同寒水石、濟水之主而鎮陽光、赤白二脂紫石英、以養心脾之正、石膏專清風化之熱、滑石以利竅通陽、桂枝甘草、和營衛而驅風外出、然以大黃石膏牡蠣寒水石諸寒藥為君者、因時令熱風之製、恐寒涼太過、致傷胃氣、故用乾薑溫中為佐、巢氏治脚

氣、因其藥性下達、龍牡收鎮心腎故也、

風引湯

大黃四兩　乾薑四兩　龍骨四兩　牡蠣二兩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粗篩、以葦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巢氏云、脚氣宜風引湯、

防已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脉浮、○頭風摩散

頭風應宜別論、原文不便分出、故連註也、蓋熱風

邪入於心、風火相搏、神識躁亂不寧、故如狂狀妄
行、而心主語、風火熾盛於心、獨語不休、經謂心風
焦絕善怒嚇是也、風邪入內、表無寒熱、但脉浮耳、
此少陰時令感冒風火入心、是爲溫熱病之類、非
治中風之方、乃編書者誤入、然中風證非四肢不
收、即喎僻半身不遂、何能得其狂狀妄行、讀者詳
之、因心經血虛火盛受風、故用生地京血養血爲
君、乃取血足風滅之義、甘草以和營衛、防風防巳、
驅風而使外出也、頭風用摩散者、乃寒風入於經
絡、故用附子味辛大熱、摩其患處而散寒、蓋能引

入血分袪邪故也、

防巳地黃湯

防巳一分　甘草一分　桂枝三分　防風三分

右四味、以酒一盃、浸之一宿、絞取汁、生地黃二觔、㕮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其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

頭風摩散

大附子一枚炮　鹽等分

右二味爲散、沐了、以方寸匕、以摩疾上、令藥力行、

附方

古今錄驗續命湯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眛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

靈樞云痱之爲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甚則不能言不可治故後人做此而出方也風邪入於臟腑營衛經絡皆痺則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痺着營衛所以冒昧不知痛處然風氣通肝肝之經絡受邪在外則拘急不能轉側故用麻黃湯通陽使邪從表而出然痱因氣血大虧所致故以乾薑芎歸人參溫補氣血爲本加石膏辛甘能散風化之熱但邪機內向而無汗者故

用麻黃開腠散邪、若自汗者、當易桂枝湯、加諸藥則善、

麻黃三兩　桂枝三兩　杏仁四十粒　甘草三兩　乾薑二兩
石膏三兩　川芎一兩五錢　當歸三兩　人參三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並治但伏不得臥、欬逆上氣、面目浮腫、

千金三黃湯、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肝主筋節、邪在肌表、筋節應之、手足拘急、百節疼

痛肝風乘心則煩熱心亂然心虛則熱收於內外反惡寒矣本邪橫格胃氣不伸經日不欲飲食此邪尚在三陽經絡故用麻黃開腠通陽恐其虛風不任麻黃發散以黃芪制之獨活細辛以疏心腎之氣相交邪即外出黃芩專清風化之熱也

麻黃五分　獨活四分　細辛二分　黃芪二分　黃芩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括蔞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効方朮附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煖肌補中益精氣

脾腎氣虛招風中入風氣通肝乘於脾胃中氣虛而不能主持風爲掉眩故頭重眩苦極胃氣不伸則不知食味然陽虛則肌肉不溫所以附子補陽而生脾土甘朮健脾溫胃所謂煖肌補中卽是益精氣也

白朮一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七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

千金方越婢加朮湯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脚弱

風入於胃風濕相蒸則肉極熱故腠理開津液外越則汗大泄爲身體津脫而陽明胃腑營衛之源多血多氣之經賊邪壅遏於胃熱蒸營衛則肌肉腐爛而爲厲風下焦脚弱者亦屬陽明氣虛風濕所致故用甘朮薑棗補胃而行營衛麻黃輕浮以徹風氣從表而出雖汗大泄而爲表虛得白朮石膏清散陽明風熱俾邪去汗不泄矣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甘草二兩

生薑二兩 白朮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煎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煎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

歷節

寸口脈沈而弱、沈即主骨、弱即主筋、沈則爲腎、弱即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痛、黃汗出、故曰歷節、

此肝腎虛而傷水、病歷節黃汗之因也、經以兩手寸關尺、皆爲寸口、此寸口者、即兩手脈沈而弱也、沈爲腎氣不足、而主骨、弱爲肝血虛而主筋、然肝

腎氣血不足則寸口脉沉而弱腎虚而汗出入水水濕傷而流於關節筋骨之間爲邪在表則病歷節而不病黄汗或內入傷營爲入水傷心則病黄汗矣然傷邪雖一病分表裏不同此總結爲歷節黄汗出故又曰歷節也蓋觀下文是非盡屬外邪所致或飲酒內濕或汗出當風風寒濕內外相合成痺妙義無窮讀者詳之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絶身體羸瘦獨足腫大

黃汗出歷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也

此互前條飲食內傷肝腎即同虛勞若受外邪則爲歷節黃汗之證也經云謹和五味骨正筋柔血氣以流腠理以密此因五味不調味過於酸則傷肝肝主筋而肝傷則筋亦傷筋傷則縱緩不收血亦不歛故名曰泄味過於鹹則傷腎腎主骨而腎傷則骨亦傷骨傷則髓不滿痿弱內乾故名曰枯若受外邪襲於營血則精血不流所以爲斷濕熱傷肝消耗精血而爲泄筋緩精枯故謂枯泄相搏名爲斷泄但營衛本相依附而行邪侵營血血瀒

凝滯、衛不獨行、營衛不長、以致俱微、三焦而無所御、御者、統也、乃陰陽營衛皆不統溢於四肢、故曰四屬斷絕、而邪熱內蒸、消耗氣血肌肉、外顯身體羸瘦、風濕下流、氣血壅滯、獨足腫大矣、若黃汗出、脛冷者、乃外水傷於營血、則爲黃汗、若發熱者、邪居關節之表、乃病歷節、而不病黃汗也、

趺陽脉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

此診趺陽、則知胃家內濕招風爲病也、趺陽脉浮、浮爲風邪入胃、滑屬水穀爲病、此顯脉浮而滑者、乃素積酒穀、濕熱招風、爲穀氣實、然內濕外風相

蒸、風熱外越、津液隨之、故汗自出也、

少陰脉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

此少陰、乃指左寸心脉也、心主血、而脉弱則爲血不足、浮則爲風、血虛風客、痺着經隧、風血相搏故疼痛如掣、即經風氣勝者、爲行痺是也、

盛人脉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此內濕外風、表裏合病也、體盛之人、脉應盛而反濇小、即知正虛濕盛之故、因素積酒穀濕熱、熱蒸

腠理開而招風內襲挾痰痺着胸間則爲短氣風邪入胃內濕合蒸則自汗出然表風連胃內熱應經風濕交合於關節之間故歷節疼不可屈伸此飲酒汗出當風內外合邪所致病也

諸肢節疼痛身體尫羸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此久痺而出方也肢節疼痛邪氣痺於骨髓表裏之間而脾主肌肉胃爲表裏胃受痺邪脾氣亦不充於肌肉故身體尫羸風濕下流脚腫如脫上行則頭眩短氣擾胃則溫溫欲吐乃脾胃肝腎俱虛

足三陰表裏皆痺、難拘一經主治、故用桂枝芍藥甘朮調和營衛、充益五臟之元、麻黃防風生薑、開腠行痺、而驅風外出、知母保肺清金、以使治節、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以附子行陽、燥濕除寒為佐也、

桂枝芍藥知母湯

桂枝四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麻黃二兩 生薑五兩

白朮四兩 知母四兩 防風四兩 附子二兩炮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此寒濕歷節之方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痺、此風少寒濕居多、痺於筋脉關節肌肉之間、以故不可屈伸疼痛、即寒氣勝者爲痛痺是也、所以麻黃通陽出汗散邪、而開痺着、烏頭驅寒、而燥風濕、芍藥收陰之正、以蜜潤燥、兼制烏頭之毒、黃芪甘草、固表培中、使痺着開而病自愈、謂治脚氣疼痛者、亦風寒濕邪所致也、

烏頭湯○亦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黃三兩　芍藥三兩　黃芪三兩

甘草三兩炙　烏頭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頭

右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更服之

論曰經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謂痺之本也又風勝爲行痺寒勝爲痛痺濕勝爲着痺者乃痺證之三大綱也經有五臟六腑之痺有脉痺皮痺筋痺肌痺骨痺靈樞有上下移徙隨脉左右相應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爲衆痺有在血脉之中隨脉以上隨脉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眞氣不能周而爲周痺此皆外邪致病之常也金匱補示飲食內傷脾胃心脇

肝腎致病、名曰歷節、然出脈證、皆因飲酒濕擁內熱、而招外邪合病、謂飲酒汗出當風所致、即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矣、然或外風而合內濕、內風而招外濕、外寒而合內濕、內熱而招外濕、此等關頭、不可不曉、又當分別風寒濕氣偏多偏少、而處發表溫中、行陽補虛、散邪之法、故治此當與靈素金匱合看則備、若泛用成方、則非良工所爲之事也、

礬石湯、治脚氣衝心、

夫脚氣一證、仲景不出專論、但附一方、觀其湯下云、治脚氣衝心、然脚氣因風濕、寒濕、濕熱所致、經

云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因上中二焦之氣先虛脾濕下流相招外邪互蒸成熱上衝於心即地氣加天之謂也故用礬石味酸性溫煎湯淋洗善能收濕澄濁清熱解毒然濕從下受當使下滲而去則不衝心矣

礬石 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附方

崔氏八味丸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少腹乃屬肝腎之地腎中元陽氣虛胃關不利陰

濕上逆以挾腎中寒濕痺着少腹故致不仁而與濕熱衝心者大殊用六味丸固攝真陰使不上逆與桂附行陽以利機關逐濕開痺俾真氣漸充少腹鬆軟而病自退矣

乾熟地八兩　山茱萸四兩　薯蕷四兩　澤瀉三兩

茯苓三兩　牡丹皮三兩　桂枝一兩　附子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張仲景金匱要畧卷五終